

物是人非 ——读华庆的绘画

彭锋

六年前在索家村华庆工作室，看到他靠在墙边尺幅巨大的腥红的大猩猩，好长时间都没有在画家和他的作品之间建立起联系。我想可能的原因是，华庆离开大陆太久，按照理解大陆艺术家的程式来解读华庆，有些水土不服。我将画面的红颜色，解读为某种政治寓意，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解读猩猩形象的途径。后来华庆给我电话，希望我能够给他一些不同版本的哲学名言。那时，我刚好在北大开美学通选课，听课的学生来自不同院系，其中有不少来自外国语学院。我一号召，就有不少同学送来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拉丁语等不同版本的哲学名言。在后来的作品中，华庆真还用了其中某些句子。我开始思考作为背景的哲学名言和数学公式，跟大猩猩的形象之间的关系。我想华庆也许想表达的是，像大猩猩这样的灵长动物，也有人类一样的智力。

后来华庆的作品也有很大的变化。一方面绘画语言变得越来越沉稳了，另一方面动物形象变得越来越多样了。尽管华庆依然喜欢用红颜色，但此时的红颜色却不像以前那么“愤青”了，所谓的政治寓意也自然消失了。由于动物形象不再局限大猩猩之类的灵长动物，也包括马、牛、猫头鹰等动物，将数学公式与灵长动物联系起来的解读，也就行不通了。我想也许华庆不是在表达动物有人的智力，而是在表达有智力的人类也具有动物性。

去年秋天，我与德国汉诺威浮士德艺术中心的策展人哈沃（Harro Schmidt）一起策划一个题为“时差”的多媒体当代艺术展。期间哈沃来了一次北京，偶然看到华庆在亚洲艺术中心的个展“命理”，随后让我联系华庆，希望他能够参加展览。哈沃特别喜欢华庆画的动物，尤其喜欢摆在亚洲艺术中心外边的大猩猩雕塑。尽管留给华庆准备展览作品的时间并不太多，但我还是不希望他随便将现有的作品拿去展览。我希望他能够针对汉诺威的展览创作一组作品。于是，华庆开始创作“人的十二生肖”系列油画。华庆以满腔热情，夜以继日地创作，终于画出了 10 幅 220x280cm、2 幅 250x300cm 的作品。我想华庆在决定画这组作品时，一定需要下很大的决心。事实证明，创作这个系列的作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除了搭上春节的休息时间之外，华庆为此还瘦了许多。看来创作大型油画作品不仅需要脑力，同时需要体力。遗憾的是，12 生肖最终在汉诺威只展出了 11 幅。原因是两幅大一点的作品集装箱无法装下，最后画的那幅“龙”因为尚未干透也不宜卷起来运往德国。在汉诺威展出的 12 生肖，缺少的恰好是龙年的龙。也许这就是华庆所信奉的那个命数的决定。

“时差”展览是德国中国文化年的项目，德国会展中心和汉诺威市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。展览用了汉诺威国际会展中心 6 号馆的近 6 千平米，华庆的 11 生肖占据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，赢得了观众的普遍好评。现场采访我的中央电视台的海外记者，特意将我拉到华庆的作品面前，用它们作为电视画面的背景。他跟我说，尽管他不太懂画，但是他仍然能够感受到画面的巨大冲击力。临走时，还不忘补充说，这是一组了不起的作品。

在巨大的装置和影像作品的包围中，华庆的绘画毫不逊色。由此可见，架上绘画仍然可以迸发出巨大的力量。但是，我思考更多的并不是华庆绘画的技法和视觉冲击力，而是它们背后的寓意。在华庆创作 12 生肖的过程中，我先后去看了三次，每次都有深入的交流，每次都有新的理解。

我在“时差”图录中，对华庆的参展作品做了这样的说明：“‘十二生肖’系列是华庆专门为本次展览创作的作品。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用于记年的十二种动物，包括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华庆将传统的符号化的动物转变为更有野性的自然界的动物，比如，用恐龙代替龙，用火鸡代替鸡，用袋鼠代替鼠，用斑马代替马，用犀牛代替牛，用野猪代替猪等等，于是，十二生肖所喻示的轮回和命运，就不再局限在人类的范围之内，而是延伸到了更大的生态系统之中。”紧接着写了一小段评论：“华

庆近来发展出了一种融合表现、涂鸦、写实和写意的绘画风格。动物是华庆绘画的主要对象，背景布满随意涂写的数学公式和哲理名言。也许华庆想告诉人们：动物世界也有理性，或者人类世界也有兽性。无论我们做哪种解读，人与动物的距离都在拉近。华庆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让人们思考贯穿整个生命世界的命运与轮回。”

在华庆的作品中，我们的确既可以将动物视为人类，也可以将人类为动物。但是，我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，除了在作品中看到的人与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之外，我们还看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更多的张力、冲突和不和谐性。我想这正是华庆作品一贯的批判性之所在。它让我想起了六年前在索家村看到华庆作品的情形。作为 86 年就入驻圆明园的艺术家的华庆，始终没有放弃当代艺术的批判性。尽管他现在的作品的批判矛头，并不是指向特定的意识形态，因此很难找到明确的政治内涵，但是作品的批判性一点都没有减弱。华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中，来展开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。从他新近的作品中，我读到的更多信息是对物的肯定和对人的批判。这不仅因为人在画面中的缺失，从而暗含着对人类的虚无主义的看法，更重要的是华庆用他强有力的绘画语言，唤起了我们对物的关注，邀请我们进入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物的世界。如果说人类正在经历生存危机的话，那也不是因为物变了，而是因为人变了。我们正在另一种意义上体会着物是人非，它跟历史的兴衰无关，跟人类的自我反思有关。